
朱 天 心 作 品

昨日當我 年輕時

朱天心作品

昨日當我年輕時

昨日當我年輕時

作者／朱 天 心

發行人／朱 天 文

出版／三三書坊

臺北市辛亥路四段 101 巷 23 弄 25 號

電話 (02) 982-1832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1941 號

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傳真號碼／341-0760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印刷／優文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縣土城鄉永豐路 195 巷 29 號 電話／262-2379

1989(民78)年 7 月 1 日 初版一刷

1990(民79)年 2 月 16 日 初版四刷

售價 12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9528-06-3

1 鐵漿

朱西甯◎著

2 將軍令

朱西甯◎著

3 戀戀風塵

吳念真・朱天文◎著

4 悲情城市

吳念真・朱天文◎著

5 昨日當我年輕時

朱天心◎著

6 我記得……

朱天心◎著

7 停車暫借問

鍾曉陽◎著

8 哀歌

鍾曉陽◎著

9 甜蜜夢幻

朱天衣◎著

朱天心，山東臨朐人，民國四十七年生於高雄鳳山，北一女中，台大歷史系畢業，曾主編「三三集刊」，並多次榮獲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著有「擊壤歌」「昨日當我年輕時」「方舟上的日子」「未了」「時移事往」「我記得……」等書。

封面設計／陳栩樁

工 247.7

乙 726

昨日當我年輕時

目 錄

逢逢白雲

丁亞民

五

登高丘・望遠海

謝材俊

一一

采薇歌

一七

當那斑斕的旗幟飄揚時

六一

愛情

八一

念奴嬌

一〇七

昨日當我年輕時

一二九

天之夕顏

一四七

閒夢遠

一七三

無事

一八七

停雲九章

江山入夢(上)

江山入夢(下)

三三行

寫在春天——給鄧

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

秋夕信步

花憶前身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

滄浪吾有曲

二〇三

二一二

二二〇

二二九

二三六

二四一

二四五

二五〇

二五四

逢逢白雲

丁亞民

——爲天心

天心，送你九幅版畫，這可是一刀刀刻好的，很鄭重其事的。這樣放在妳每一篇文章前頭，是阿丁我也在妳文章裡頭了。

第一幅是個小孩飛在夜空裡，底下是萬戶千家還有月亮、風、和山川思故國。這是「采薇歌」的，畫的其實很像聖誕卡，妳知道我那樣感覺的，尤其每見薇薇便想哼首聖誕歌曲給她聽，那樣一個清亮而寧靜的深夜，有風吹過高空，心酸而痛楚，却是叫我想一身乾淨無思無想的走在風中月亮中，妳這本書裡「采薇歌」最是清亮潔淨，是聖誕夜一個天使在夢裡唱著遙遠的歌，真是我欲乘風歸去，直往最天上，化爲風，化爲星塵，……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必是，妳這「采薇歌」真是叫人清澈透明呀！

第二幅是當那斑斕的旗幟飄揚時，我們要航過大海，我不會畫帆船，就免了，可是那海邊山岩上美女的歌聲竟是如此叫我害怕以致不能忘，很覺悲哀，想快快獨自走到什麼地方去，想快快走呵，遠遠躲起來，不要有一事擾得我心不能寧。又想到那天是高廣豪講這故事給妳聽的，他這人今又不知哪裏去了，更是心傷，想有朝一日要怎樣來唱一首歌叫高廣豪聽聽，當那斑斕的旗幟飄揚時，我們船就要航過了大海，很危險很危險的，……

第三幅是妳說的，一棵樹，那女孩一直記得要走一趟紅磚路，到一棵小樹綠蔭下，涼涼綠綠的，……是妳得獎的「愛情」了，那年夏天我們跑到淡水寫成的，那時是我寫「當風起時」，一樣要死人的，記不記得我們天天比誰筆下死人快，結果仇劍戎先死了。妳這篇最是催人落淚，掉了淚又不服氣，怎怎中了妳的計，可是妳這篇叫人無話，唯是世間有一事為真，旁人休得置一辭；可是我啊，……伴君如伴虎，我素來難得有戒懼事，但讀妳文章每覺如履薄冰，要竭性命以營之，有種吃力；知道為什麼，所以更歡喜。再想到那年夏天我們玩得如此興盡，夜裡各人關門營生去，到第二天開門，各個自己走出來又是大家了，是心驚亦是喜悅，因之每讀「愛情」，更想到有所謂金童玉女事，天界逍遙自在的是我們啊！張愛玲有所謂「雲端上看廝殺」，而妳是偶一顧盼，便見生，便見死，照見人世，而妳仍是乾淨清爽如天地不仁。妳天地不仁，偏那個女孩也仍是妳，妳的心酸妳的淚妳的甜美，是在也不在，……怎麼說呢？想到當今之世是唯材俊和我可為妳同伴，便可笑笑

不盡了。

第四幅是寶貝在淡海，星星月亮太陽陪著他。那年夏天，曾緯帶著寶貝來看我們了，那年夏天，見曾緯是這樣的明淨妳便寫出了「念奴嬌」，一個人跑到淡水寫稿去，是太陽月亮星星齊陪妳度風露了，寫一個小妻子怎麼一人到海邊去流連徘徊不能解了。同一年，我最怕聽妳唱一首歌，「我走在高山頂上，遇到一位年輕美麗的好姑娘，姑娘倘若不答應我的話呀，我就一個人兒獨自個徘徊……」每聽了心慌，很叫我想念天父，想要是個最乖的；那年夏天是我最孤獨的時候，只能寫「白雲謠」度日子，「白雲謠」寫完獨自踩單車騎過屏東糖廠雨後的天空裡，整個人又極滿溢，覺得此後可以封筆了，想一生滿到此刻，可以日漸凋零也罷了。……所以我怕見妳這篇「昨日當我年輕時」，十分怕，所以幾次妳問我這篇，我就是咬死不肯承認。

從日本回來，妳是成箱的星星小孩，很童話色彩，我一見暗底便笑，好，果然是童話時期了。此是從先前妳寫小羊這篇「昨日當我年輕時」知道的，是妳近年難得的HAPPY ENDING，當下曉得妳過了個險關，人是謙和柔順了，日後當可更壯闊了，然而這歷程是怎樣艱難怎樣錘鍊又怎樣旁人幫不了點忙的啊！而怎生叫妳受得、妳又怎生受得！不忍想，所以不忍看，每次都匆促闕過，快步跑到陽台上喘口氣，叫聲好險！

這一篇是刻了隻小貓咪送妳，黃昏時荒荒的小貓咪鳴聲最叫我不忍，自此喜歡貓了，上回養了

隻小貓，我這樣顧不得自己衣食的，竟也天天去自助餐店買隻魚回來了好些天，像個老男人，有電影叫老人與貓，原來他們是一起抓跳蚤，我受不了，只能不養了。

「天之夕顏」是妳爲鄧所寫的，見鄧玉冰是那次她盲腸病好，妳們死黨們陪她來淡水玩，路過我住處時匆匆一照面時記住她的模樣。那時誰都不知！誰都不知！後來她竟就死了。每看妳「寫在春天」給鄧的那篇，到那句：「鄧不要怕啊，都過去了！」我隨即應聲掉淚，百試不爽。「天之夕顏」是妳爲鄧寫的，我不敢置一辭，只能老老實實刻朵夕顏爲妳祭鄧。

「閒夢遠」和「無事」，我皆未看到，妳說「無事」是有個燕燕的女子，便刻了燕子；「閒夢遠」則叫我太愛這名字了，遂不管妳寫些什麼，趕緊要刻一幅淡江的觀音山和流水，還有一朵雲，是夏天，多少心事沉在午后的陽光照處，有我們許多年少的歲月；最記得的是一回興起，跑到我們最愛的那座西班牙建築的一棵樹下，妳寫稿，我畫我大學裡的第一幅寫生，畫得極糟，妳却定睛專誠的看，不敢發話，當我是個偉人，笑起來便想敲妳一記頭；又一次是我限期交模型，連熬幾夜整個人根本不存在了，材俊還在睡，叫妳幫忙做樓梯，一轉眼妳沒聲音了，却見妳拿把美工刀切切切像在家家酒做菜，完全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而且戒慎惶恐，東瞄西瞟的等我眼色行事，等我發覺了妳便慌張的笑著要逃，那是妳了——GOOD GIRL——

那時便想妳出書我來美工了，又且這雕刻刀是妳從日本帶來的。如同以前想過材俊呀、林端呀

、妳呀，我呀，四人合出一本書可有多好；想我們這段歲月、我們的一顰一笑，終將是歷史上的，終將是世人永遠懷想不盡的，而我們這樣在其中，是這樣的，今夕何夕兮，寧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天心，恭喜妳出這一本書，走過這程路。而明天，明天，是從妳這「停雲九章」更要前行了。「停雲九章」我是刻了朵白雲，想到夏后鑄鼎謠，是：「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一九八〇・聖誕夜

登高丘·望遠海

謝材俊

——賀天心的「昨日當我年輕時」

天心的采薇歌這樣子開頭：

「黃昏天色近寶藍的時候，她總會覺得孤獨，想走到天邊去。」

這總叫人想到李白。「登高丘，望遠海，六龍骨已霜，三山今安在。」或是「君不見吳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身前一杯酒，何須身後萬古名。」這種歷史的憂喜和浩歎，只能在中國五千歲月的江山華年中才出得來，而只有在李白和天心的文章最是。

另外就是禮記大同章的君子之歎：「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之未逮焉，而有志焉！」

在這一點上，我予天心，始終無法追及，只知道其好，卻屢惶惶不知所以。三年前讀天心的擊壤歌的經驗即是如此，那時天心每每怪我動輒面有憂色，彷彿是不能知道擊壤歌的好處，其實我的

恍惚不自安，是因為天心的強大高遠，擊壤歌的小蝦如李白，天上人間的玩，玩得眼前一片繁華無盡，當年商湯起兵，見華夏的江山會夜不成寐，深深一歎，我予天心亦是這樣的高山仰止而心嚮往之。

有一首越人歌，天心和我都喜歡，「今夕何夕兮？惝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天心的文章像李白，有一對亮亮的大眼睛亦如同古書裏說李白，還有一支斗酒詩百篇的快筆，所以天心的文章的最難道其所以，如後人對李白的詩常常不知如何說起，我大三時修中文系一位蕭老先生的李白詩，老先生長袖飄飄的，第一堂課即說：「李白的詩最難講，你們說這個一盃一盃復一盃，要怎麼說！」

天心的文章雖有極強烈的憂喜，其實是少情緒而清亮，以前我讀李白詩的「煙波江上使人愁」「長安不見使人愁」「側身西望常咨嗟」「死留青塚使人嗟」「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覺得怎麼搞的，哪來這麼多纏纏綿綿，後來方才知是自己的朝菌蟪蛄不可語日月春秋，慚愧不已。天心的跌宕起伏，總是這樣的在時間空間之上，是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讀李白的「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我喜歡李白的最後兩句，是那麼飛揚不盡，如同風起雲湧，要化而為